

远方——名家经典书库



远方出版社

林希对文坛的傲慢偏激、消极颓废现象深恶痛绝。他无惧无畏，直言不讳，以犀利的笔触给予猛烈抨击。精到之处令人捧腹，更催人向上……

■ 林 希 / 著

我不是流氓， 我怕谁？

W O B U S H I L I U M A N G W O P A S H U I

远方——名家经典书库



远方出版社·二〇〇二年

■ 林 希 / 著

我不是流氓，

我怕谁？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不是流氓,我怕谁? /林希著. —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2.1

(远方——名家经典书库)

ISBN 7-80595-739-8

I. 我… II. 林… III. 杂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65377 号

我不是流氓,我怕谁?

作 者 林 希
责任编辑 王炜烨 胡丽娟
封面设计 月 雅 晓 乔
出版发行 远方出版社
联系电话 (0471)4928118
地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邮 编 01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内蒙古地矿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133 千
印 张 6.5
版 次 2002 年 9 月第 2 版
印 次 2002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
印 数 5 001—8 000 册
标准书号 ISBN 7-80595-739-8/I·294
定 价 9.00 元

目 录

我不是流氓，我怕谁？

我不是流氓，我怕谁？	(1)
宝贝来了	(5)
新人类何以“新”	(9)
说大话没出息	(13)
“狗屁不是”	(17)
不要上“最受欢迎”的当	(22)
“过时”与“过势”	(26)
不能总不大惊小怪	(30)
“表现自我”与“走向民间”	(34)
名人误国	(38)
大江一语定乾坤	(42)

我不是流氓，我怕谁？

安贫乐道说写作	(46)
高下不相慕	(51)
“拿来主义”就是“拿来主义”	(55)
光彩夺目老百姓	(59)
卖掉文章买什么？	(63)
始为网民	(68)
网上淘书	(72)
男孩儿女孩儿闯文坛	(77)
过街老鼠打勿得	(81)
以俗攻俗	(84)
永远的鲁迅	(89)
文体实验的误导	(93)
露脸与现眼	(97)
儒学“老本”吃不得	(101)
从火眼金睛到有色眼镜	(105)
“没大没小”二题	(109)
坐冷板凳者说	(118)
作家当有四不怕	(122)
文化的贫困	(131)

我不是流氓，我怕谁？

粥之趣·····	(135)
平常人说平常·····	(141)
诠注《猫苑》·····	(146)
第三只眼睛看获奖·····	(151)
信马由缰说走路·····	(158)
人心·····	(167)
“代管”记趣·····	(179)
相亲留憾·····	(187)
遇救知恩·····	(191)
扩大记冤·····	(198)

我不是流氓，我怕谁？

一句“我是流氓，我怕谁”，几年来喊得震天价响，就是没有人出来还一句：“我不是流氓，我怕谁？”莫非天下人都怕流氓不成？

其实不然，口里喊着“我怕谁？”的人，心里自然有许多害怕的事情，也是做流氓心虚了，成天就要拍着胸脯地叫嚷，喊出来，听听有没有人搭腔，没有人出来搭腔，心中暗喜，果然咱哥们儿这一嗓子喊得痛快，煞

了他等人的威风，从今之后，这就是咱哥们儿的天下了。管他有理没理，一句“我是流氓，我怕谁？”天下人噤若寒蝉，就和阿 Q 老哥口中喊着“咯——噤”在未庄横行而过一样，连赵老太爷也吓得把院门紧紧地关上了。

老朽我，天津人士，我们天津历来以出混星子而名闻天下。混星子，就天不怕地不怕，终日骂骂咧咧，这类人的生活信条，就是一句话：“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天津旧小说家刘云若，写过一部小说《旧巷斜阳》，里面有一个叫王五的混星子，就有一段也算得是脍炙人口的内心独白：“有时喝醉了酒，我就整夜地骂。他们混得穿上了鞋，自然怕我这光脚的，他们一提撵我，我带刀子找上门去，问是你扎死我还是我扎死你？”淋漓尽致，把这类爷写活了。

天津人说一个人厉害，就说这位爷“横”，入声，蛮横的“横”。官面上的人，“横”，那是真“横”，嘴上叼着哨子，腰上别着铐子，手里挥着棒子，看你不顺眼，他敢铐你、打你，还把你带到官面儿上去，有理没理，先打你四十煞威棒，打够了你，再有理，你也不敢和他说理了。混星子“横”，天津人说是穷横，少理他，造不出多大的“吆”来。

只是说来也怪，光听见光脚的喊“不怕穿鞋的”，怎么穿鞋的就没有人出来骂上一句“穿鞋的不怕光脚的”呢？嗨，这话问得可笑了，穿鞋的，鞋子已经登在足下了，还骂骂咧咧地干嘛呢？让光脚的痛快痛快好了，穿鞋舒服还是光脚舒服？还是让光脚的人去说好了。

如此就引申出一层道理，骂人是虚弱的表现，于此，中医有说法，叫做阴虚阳衰。确实如此，诸位不妨细心地在一旁观察，譬如近年来以骂遍天下人而大出风头的那位“京城

痞子”，在他春风得意的时候，他尽情地享受人生；等到他运气不佳的时候，他就要出来骂人了。骂谁呢？这又是一个有趣的现象了。世上凡是爱骂人的人，都只捡那些比他强大的人骂。过去的天津无赖，就有专门冲着高门楼骂闲街的好汉。老朽我曾经写过一部小说，叫《一杠一花》，《小说选刊》还曾经转载过。在这篇小说中我写了一个孙大头，专门和高门楼作对，每过一段时间，他就把一口肥猪拉到高门楼人家的门外，手里挥着一把屠刀，向着肥猪杀将下去，口中自然还要骂着：“我让你肥，再肥，你等的不就是这一刀吗？”杀过猪之后，这个孙大头扬长而去。这时，高门楼自然有人出来，也不和孙大头辩理，人家只把门外的血渍清洗干净，也就是了。

怎么高门楼就怕这个无赖呢？人家才不怕他呢，人家只怕一出来拾碴儿，倒让他得意了，和高门楼的人对骂，也光宗耀祖了。而高门楼的人呢？一旦消息传出去，世人必定会说：“唉呀，凭你们这样的高门楼，怎么和那样一个无赖对骂呢？”打官司，不也得找个对等的对手吗？

前不久，一位自以为已经混到可以往名人头上泼污水的好汉，扬言要出来骂鲁迅，似是也犹豫些时，人们终于看到了这篇“文章”，开骂的头一句：“有一鲁迅，特牛×。”也算得是顶级秽语了。只是这一骂倒暴露了这位好汉的家底，原来不过就是少得可怜的词汇，再有低得过人的智商罢了，自以为用污言秽语能把一个民族精神偶像骂倒的人，倒真是可怜的丑儿了。

如是，世上只听见有人大喊“我是流氓，我怕谁？”却听不到“我不是流氓，我怕谁？”的回答。原因很简单，就是双

方的品位不对等。不是流氓，没有必要问“我怕谁？”成天价在大街上喊叫“我怕谁？”的人，倒一定有点什么心虚的地方，好好的一条汉子，喊“我怕谁？”做什么？

既然不是流氓，就没有必要喊“我怕谁”；先标榜自己是流氓，然后再喊“我怕谁？”他一定有好怕的地方，他怕谁呢？他们最怕不是流氓的人。

宝贝来了

万万没有想到，将痞子赶出舞台的，并不是意识形态的铁扫帚，而是几个宝贝。宝贝们才一登场，就把痞子们挤兑得丢了天下，尽管痞子们想以骂遍天下人重整旗鼓，但到底大势去矣，痞子们的门前已是门可罗雀，而宝贝的居处却车水马龙，好一片风光乃而了。

曾经，朋友们也一起议论过，痞子之后，该是谁主沉浮呢？那时候，虽然我不相信什

么复归，但我想也不会想到，过了一些时间，竟然会出来几个宝贝，不费什么力气，就把乾坤转过来了。果然如流行歌曲所唱的那样：“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快到不可思议的地步了。

比起当年的痞子出山，如今的宝贝出场可是要“靓”得多了。早几年痞子出山，先要无声无息地干好几年，才有人出来捧场，而如今的宝贝，人还没有亮相，消息先不脛而走，宝贝来了，宝贝来了，再一登场，立即就是一个碰头好。看不出来怎么好看的“书”，一印就是几十万册，“真”写之外，还有写真，大江南北一趟巡回，扮酷骂俏，再一对宝贝相互对骂，一下子，没过上好日子的人疯了，宝贝来了。

实话实说，老朽我出身名门，小时候在宅院里自然也是宝贝，但我们虽然身为宝贝，却从来不敢张扬自己是宝贝，老祖宗也不视我们为宝贝。因为人间珍爱宝贝，上界也喜爱宝贝，你这里终日宝贝宝贝地捧着，万一惊动了上界，他也想调你家的宝贝上去陪他。那，这宝贝岂不就不是宝贝了吗？所以，我们从一出生，就每人都有一个俗而又俗的乳名儿，什么猫儿狗儿地叫着，此外还要找一个民家妇人做乳娘，如此才算隐瞒了我们宝贝的身份，偷偷摸摸地才活到了今天。

倒是那些小门小户的人家，每天宝贝宝贝地唤着，什么“娘的宝儿呀”、“奶奶的心肝儿呀”，听得人全身起鸡皮疙瘩。何以小门小户的人家倒宝贝宝贝地唤着不离口呢？原因很简单，他们有自卑心理，惟恐让高门楼的人耻笑，就像他们家的孩子不是宝贝似的。而且也怪，越是这样的宝贝，身上的毛病越多。我们这类货真价实的宝贝，早晨去学校，

只有人送过马路也就是了，偏偏那样的宝贝，却一定要有车子送到学校。我的先母大人曾有一句名言，母亲总是对我们说：“连上学都不肯走路的孩子，还会有什么大出息呢？”信哉斯言！我自幼上学从来没坐过车子，如今不是很有出息了吗？

所以，从小我就有一种偏见，凡是在外面标榜自己是宝贝的人，大多是假宝贝，而正是在这些假宝贝的身上，才聚集着一切宝贝身上的毛病，也才最像一个宝贝。

真宝贝也罢，假宝贝也罢，做宝贝，第一心里要有一种宝贝情结，第二身上要有宝贝症候。宝贝情结，先是自己拿自己当宝贝，再是要别人看你像个宝贝。如何扮酷才像个宝贝呢？这就看出各人的不同功夫来了。

学大观园里哥哥妹妹那样的宝贝，自惭形秽了，头一条，老祖宗没有那么大的财势，自己身上也没有那种气派。君不见当今的宝贝一个个全都是一身俗气吗？和老朽我站在一起，别人宁可说我倒有几分像是宝贝，也看不出那几个自称是宝贝的人身上有什么宝贝的劲儿。宝贝气质那是与生俱来的，不是速成学校学来的。手里挟着纸烟，指上戴着黄澄澄的戒指，穿那种暴露的衣服，说话、走路忸怩作态，还让人拍写真照，动不动就问别人“你们吃过红烧肉吗？”露怯了。

那么，宝贝又都有些什么症候呢？宝贝一定要有三种症候：第一，要会撒娇；第二，要会犯酸；第三，还要耍小性儿。撒娇，欧阳修词：“慧多多，娇滴滴，天付与，教谁怜惜。”娇得煞是可爱。但这要有个分寸，故作娇态，那就没有卖点，再等而下之拿自己身上的那几样货色讨俏，那就更惹人

生厌了。

犯酸，本来是读书人的拿手好戏，酸秀才，好话不好说，好饭不好吃，最被世人看不起。但宝贝们犯酸，就讨人喜爱了。犯酸其实就是一种挑逗，更是一种煽情。但酸也要有一个限度，看宝贝写的书，多牙碜的事都敢写，那就不是犯酸了。到底是犯什么？说不出口了。

再说到小性儿，林黛玉就小性儿，但人家林妹妹小性儿只一个人去葬花，躲在房里服药，如今宝贝们小性儿，是打官司，什么侵权呀，伤害呀，词儿多着哪。看着似是小性儿，其实粗俗得很，那官司都是策划出来的，打的是宝贝级的官司，宝贝告宝贝，一同登公堂，唱的是一场宝贝戏。

好好的一个人为什么要扮宝贝？赚钱呗，不也是一条洗钱的道儿吗？君不见那些扮宝贝和制造宝贝的人们不是都已经“小发”了吗？市场经济，宝贝也是一种包装，货卖一时鲜么。

只是老朽我担心，以中国目前的保鲜技术水平，宝贝们的保质期可能不会太久，一旦过了保鲜期，人老珠黄，宝贝可就不值钱了。

新人类何以“新”？

“新人类”一词，已经在社会上流传了好多年，人们都是人云亦云地说着，好像真有一种新的人类品种就要诞生了，而且更有文学杂志提出“新人类，新文学”的口号，煞有介事地似是新人类已经提出了新的文学阅读标准，为了适应新人类的需求，眼看着新文学也就要诞生了。

退出人云亦云的热闹，稍稍冷静下来想一想，什么样的

人类算是新人类呢？莫非人类已经到了需要更新的地步了吗？诞生了新人类，旧人类扔到哪里去呢？而且，新人类又是一种什么样的人呢？

就宇宙整体而论，人类已经就很新很新的了，宇宙间没有比人类再新的生命了。人类属于灵长类动物，能够站立行走，有思想，有语言，会制造工具，又进化了多少年，还有了文学，更有了小说，还有了现代派，还有了诸如痞子、宝贝之类的珍稀生命。下一步，人类还如何新下去呢？从形体上是没有多大的“新”头了，难道还能再多生出一条胳膊来吗？形体上没多大的“新”头，那还如何一个“新”法儿呢？真问到吵着闹着要为新人类制造新文学的人，只怕他们也回答不出何谓新人类来了。

据说，剃光头的女子属于新人类，其实光头是一种最古老的发型，蓄长发，才是人类求新的一种表现。而如今许多剃光头的女子仍然以很传统的手段赚钱，那实在是一点新意也没有了。剃光头，是对于传统的挑战，但剃了光头，还想着法儿地把别人口袋里的钱“掏”出来，那就不挑战了。还不如我等公开宣言就是按照传统方式赚钱养家活命的人老实呢。

单身贵族，算新人类了吧？其实在出现家庭之前，人类都是单身的，只是那时候不贵族罢了。不过比老祖宗多了几件衣服，又有了电灯、电话，还有了自行车，再回到单身生活，怎么就“新”了呢？回归自然，新人类了吧？回到原始森林，群居，原始社会不就是那样生活的吗？那可算不得是新人类、新新人类了，那是老人类，老老年间的老老人类。

新人类、新新人类，在国外闹腾了好多年，到国外一看，

大街上走着的，还都是规规矩矩的旧人类，偶尔有几个出怪相的洋痞子招摇过市，也不见他们比旧人类多了什么本事。而最最无情的事实是，这些自视为新人类的人类，在大街上走一遭之后，还得到旧人类的手下去打工，还得吃旧人类烤出来的面包，也还是怕旧人类炒了他的鱿鱼。

新人类绝不是什么意识形态，它更是一种畸形消费导向。譬如理发，旧人类理发，全部程序5元钱，新人类来了，把头发剃光一圈儿，再把留在头顶上的头发染成一绺红、一绺绿，用什么发胶定形，头发竖起来，毛冲上，新人类了，多少钱，少说也要比旧人类多收你几十元钱。再譬如帽子，旧人类一顶帽子譬如也是5元钱，在这顶帽子上刷几笔油漆，烫上几个洞，后边再系上一串羊骨头，挂上一只小铃铛，新人类了，多少钱？少说不也得贵上10倍吧？

新人类可以群居，可以吸毒，可以赤身裸体，但新人类绝对不需要文学。就是在有新人类存在的国外，也没听说过有什么新人类的新文学。文学是旧人类的需要，已经都新人类了，还要那些老掉牙的玩艺儿做什么呢？倒是见也没见过新人类的中国，才有人出来要为新人类创造新文学。“新人类、新文学”的口号已经提出不少日子了，也没看出来文学怎么一个新法儿，倒是新得不能再新了，新到已经不知道再怎么新了，新不下去了。

在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里，妄谈什么新人类，真是也太幽默了。何况“新人类”的提法并不科学，中国连旧人类还在为温饱而奋斗，才有一些地方过上“小康”日子，何就以就冒出来什么新人类了呢？更何谈什么为新人类创造的新文学了。